

阅读记

未眠书

刘大先 著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三 阅读记 三

未眠书

刘大先 著

APTITUD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眠书:阅读记 / 刘大先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36-7980-4

I. ①未… II. ①刘… III. ①文化随笔—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3414号

未眠书——阅读记

WEI MIAN SHU ——YUE DU JI

出版人:郑可

质量总监:张丹飞

责任编辑:王竞芬

装帧设计:吴亢宗

责任印制:何惠菊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经开区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230601

网址:<http://www.ahep.com.cn>

营销电话:(0551)63683012, 63683013

排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50×960 1/16

印张:19

字数:270千字

版次: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自序：没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 1

辞与史

- 7 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城市——北京的意象与现实
- 23 流言时代——《孽海花》与晚清三十年
- 45 现实感即历史感
- 54 想象农民——多样现代性的侧影
- 81 幻异——当下的乌托邦叙事
- 96 20 世纪 90 年代的诗歌事件
- 109 和世界互相猜测——关于科幻与刘慈欣
- 131 “西部”迷思——关于边疆想象

- 143 剑与刀——侠与武士映花照影
- 153 钱锺书与学院大厦
- 162 旧制度、大革命与现代性规划

思与言

- 173 奈保尔：永恒的拂晓
- 181 艳异：安吉拉·卡特说故事
- 191 帕斯捷尔纳克的肩胛骨
- 199 我们都在涂抹自己的羊皮手卷
- 205 萨义德的三张面孔
- 212 世间已无阿多诺
- 219 测绘詹姆斯
- 225 鲍德里亚：大祭司或者老顽童
- 231 关于鲍德里亚的关键词
- 238 巴赫金：真正的边缘者

书与记

- 245 要么无聊，要么布道
- 249 心象烂漫
- 254 艺术，还是生活
- 257 明天什么会成为垃圾
- 261 被丢弃的思想
- 264 作为博弈的新闻报道
- 267 雨和火在听

272	于丹效应:烹饪技术、经济学与博弈
278	谁在言说“80 年代”
283	大地上的爱与欲
288	流沙的宝塔
292	月光下的废物
296	后记

自序：没有任何夜晚能使我沉睡

读书是一件耗时费力的事情，对于专事学术的职业研究者来说尤其如此。如果不满足仅仅做个某一方面的“专家”的话，那么在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索的野心敦促之下，避免不了会牺牲生活中许多有趣和有益的事情，比如广泛的社交、户外活动和其他的兴趣——你不得不舍弃某些东西，从而完成另一些在自己看来更为重要的事情。表面看上去，似乎是某种体制使读书成为一种异化的途径，然而就个体选择来说，这未尝不是求仁得仁的志趣所在。

事实上，在分工日益趋于细密化的当代，读书已经变得愈加技术化、功利化，即便是专职学者往往也多有囿于本专业领域的问题，商人成了批评家，书评人则转变为商人，业余的读者在大众传媒的挤压之下，遭受又一轮的新媒体冲击。难得的是我的工作与读书密切相关，阿多诺说，一个人在生活中所实现的，无非就是变换方式弥补童年的尝试。我在乡村的少年时代难得有读书的条件，后来之所以选择以学术为业，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于知识和思想的渴求，以及少年时代这种渴求不能满足所产生的缺

憾弥补心理。

自从工作以后，一直都是一个人住，即便后来读博、谈恋爱、出国访学，也都是如此。这样的生活状态如果自律性不强，往往很容易让人颓废：邋遢、拖延、不修边幅、饮食无度、由于思想上的困惑而时不时袭来的沮丧和绝望……然后换个角度来看，却难得地保全了个人空间和时间支配的自由，是读书的理想状态。

长久的个人生活往往会造成一个一般被视作负面的后果，那就是常常会因为读书而彻夜难眠，那种情形中固然有时候是与某本好书欣然邂逅，秉烛夜游式的快感，更多时候则是因为心中有暗昧不得化解，陷入“思”与“学”的双重懈怠和双重突围的企图当中。只有曾经在漫漫暗夜中辗转反侧过的人才会明白这种夹杂困惑、焦虑、不安、隐约的喜悦的感受。

我之前学的是汉语言文学教育，硕士读文艺学，博士攻现代文学，因为工作的关系颇多着力于少数民族文化，在游学中又对比较文学和社会学多所用力。虽然都在“文学”这个笼统的范围之中，在现代学科의 严格分类中它们却经常遭遇壁垒森严的门户。读书的诱惑却超然于学科之上，无数今人古人智慧与神思的结晶游荡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让人心驰神往。这种诱惑足以让人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本书之所谓“未眠”，便有这一层的意思，它是许多充满困扰的难眠之夜的副产品，是在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饕餮中的忘我。

另一层意思则是书本身也是“未眠”的——书有着超越于作者生命的自己的命运，只有那些没有读者的书才会寂然睡去，而一旦遇到某个即便未必是知音的后来者也可能被唤醒。我一直想，陶潜所谓“好读书，不求

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就是最好的读书状态，无目的、非功利，只求一种自由的乐趣。然而这也有可能会带来无限度的自我沉溺，因而“会意”的读者，哪怕只是个体化的会意，也总有要表达出来的欲望，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这是读书公共性的一面。它是思想与心灵的交汇与碰撞，也许是泥屑，也许是星火。

“书”在这里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名词，它是通向未知世界的道路、开启神秘之门的钥匙、让我们得以窥见兴会汪洋、心驰神往之景象的阶梯，弥补了在物质和其他层面的匮乏。当我们迷醉于文学的美妙，遨游在历史的河流，或者徜徉于某个哲思的心领神会之中，便会觉得拥有了某种可以沾沾自喜、不为人知的财富。作为动词，它则不仅仅是用文字表述某种观察、情感或者思想，而更多的是对于生命的铭刻与镌写，其中潜藏着让卑微的个体永恒化的隐秘欲望。

第一辑“辞与史”中收罗的是与文化相关的一系列评论，涉及晚清以迄至于当下的流言与传播，乡土与城市化，乌托邦、恶托邦与伊托邦，区域想象和空间迷思，诗歌与技术时代，政治探索与制度改革，看似松散，却都是在历史与话语的结构中展开。我试图在修辞的褶皱中抻展出潜藏在语言与形象中的历史腠理。第二辑“思与言”则是在阅读克拉考尔、弗洛伊德、段一孚、安吉拉·卡特、V. S. 奈保尔、帕斯捷尔纳克、萨义德、阿多诺、鲍德里亚、巴赫金等人时的随笔。他们与个人的趣味和关注有关，比如恐惧、暴力、孤独、失落感、新媒介、主体性的寻找和树立。这些既永恒而又事关当下及自我的现实与迫切问题，已经无法用“哲学”进行宏观整体的封闭式观照，而在 20 世纪转化为形形色色“理论”的议题。第三辑“书与

记”则是杂学旁收的见证，它们很多是趣味的显示，更多来自于杂志的邀约，倒无意中避开了专执的褊狭。博学而无所成名岂非读书者内心真正的渴望？

很多次我在睡不着的夜晚想起海子的诗：“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整个天空/没有任何泪水使我变成花朵/没有任何国王使我变成王座。”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就让这块孤独的石头在文字中做自己的国王。

辞与史

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城市

——北京的意象与现实

风清日朗的时候,北京的夕阳是值得观看的景象。碰到这样的机会,我会坐在卧室的飘窗上眺望西北天际的火烧云,北部视野平阔,隐隐绰绰的军都山遥遥在望,近一点正西是冲天而起的新国贸大楼和它旁边让人联想到欧几里得几何的央视总部大楼,再近一点则是亮马桥蓝色港湾国际商务区和大望路新光天地明净亮丽的楼群,它们在黄昏的余晖中染上了柔和温馨的色彩。其实如果白日经过这些地方,它们会在强烈的阳光下显得黯然无光,就好像三里屯酒吧暗夜中浓妆艳抹的女郎,白天的面孔会显示出纵欲过度的颓败容颜。这是一幅诡异的景象,带着全然的虚拟色彩,潜藏着北京和北京认知隐秘的分裂。

那样的时刻,我就会想,如果忽然某一天沧海桑田、海升陆沉,北京化为泽国,又历经数世数代,或有探险考古人士偶然于水下世界发掘古迹文

物,肯定会感慨北京是一个幸运的城市。透过层层积岩,他们发现北京聚集了古老的人类化石、摩登的建筑遗址、多元的文化并置、丰厚的文献记载,超过庞贝的古老,比纽约有底蕴,比巴黎博大,比东京更后现代拼贴,比加尔各答更魔幻现实主义。最有意思的则是20世纪的此前此后,有关北京的叙述无论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字书写,还是地理空间的改造、地标建筑的兴修、城市图像的展演、都市想象的推广,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只是无一例外,它们都在叙述一个看不见的北京。

这个看不见的北京承载了帝制中国最后的辉煌、社会主义北京改头换面的乐观心态、消费社会中国际化都市蓬勃兴起的欲望。老北京金启琮曾经将帝都旧京简单地称之为一个大兵营,因为它是八旗驻兵所在,官宦士子、市井百民的生计要出于九门之外。按照马克斯·韦伯关于生产城市、消费城市、商人城市的类型划分,“北京可说是个典型的官僚城市”,城市的居民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宫廷或其他大家族的购买力维生,工匠与商人的营利机会主要得看城里坐食者的消费。清朝北京的主体是皇室、官员、兵丁和平民,除了帝国后期由于八旗生计问题,一部分从事部分商业和农作之外,前二者主要是依靠家产制、政治的财源和地租收入。这种社会构成造成了清代以来北京文化的原型:艺术化的人生,一种几乎全体城市居民的消费文化。

如此情形,直到辛亥民国之后也未有大的改观,师陀(芦焚)在《马兰》中说到北京“住满学生和靠进当铺为生的前代勋旧”,穆辰公《北京》、叶楚傖《如此京华》之类颇有黑幕色彩的小说中则充满对颓败都市的挖苦、讽刺和愤懑。显然,老大帝国的首都既没有像东南沿海广州、上海那样得近代风气之先,又没有内地武汉、成都那样天高帝远,为权力所鞭长莫及,而呈现出老态龙钟、腐朽不堪之貌。

20世纪20年代,横光利一在游览北京之后,将它与上海对比,而在

他的脑际，“与北京一起不住浮现出来的都市，便是巴黎和佛罗伦萨”，他认为“北京这座都市就跟尸体似的，根本无从分析，即便作出分析，那也毫无意义，无异于让它死去。北京的美便是这样一种如同死亡一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美。这与巴黎那种上了年岁的静谧是绝然不同的”。（《想北平》）抛开日本文学中“物哀”的传统不说，横光利一作为同样是东方民族且注重感官体验的作家，倒是抓住了当时北京的文化实质：一种过于成熟、完美的古典与传统文化，很难被现代意识所渗透和改造。而当时北京给人的感受也被这个异国过客敏锐的眼光所捕捉：“只要一个人不想与恶鬼抗争，那么一进到北京，他身上那些现实世界中的健康之物便会全部丧失殆尽。在这里，比起有精神质地的美来，虚诈的美更具有美的精神。一个人，如果因为疲劳和孤独，或很容易受到诸如此类情绪的侵袭，那么他也许会觉得北京是世界上最美最舒适的都会。这就像一具被敷彩后置放在客厅里、嫣然而笑的尸体般的都会，它那女性气质的壮丽，委实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与横光利一东方主义式的浮光掠影不同，后来成为北京地方文化代表人物的老舍在异乡“想北平”时，也自然而然地将它同巴黎做了比较：“论说巴黎的布置已比伦敦罗马匀调得多了，可是比上北平还差点事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



横光利一（よこみつ りいち，1898—1947），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人物之一。

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这种饱蘸深情的贴心感只有一个对本地非常熟稔的自己人在远方的时候才会显得更加真切动人,而如果某人将其生身之地看成了“风景”,则必定已经超出了日用不知的层面——故土已经同他剥离开来,就像成熟不成熟的榛子在命运的狂风之下脱离了生长的枝桠,散落在大地四方。回望故园的时候,故园已然外在于他,成为被观照的客体。姜德明后来编选了上下册的《北京乎》,将1919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作家笔下写到的北京悉数囊括,绝大多数都是此类。那些客居京华的旅人,远在异地的游子,在回忆、想象、走马观花中过滤、纯化了北京的种种混乱、嘈杂、污秽、无奈,让它成为一个光洁温馨、深沉典雅的情感停靠之湾。

《游龙戏凤》中的北京是经典的向心式帝王都市:下江南到梅龙镇的正德皇帝调戏李凤姐说:“在那北京城内,大圈圈里头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头有个黄圈圈,我就住在那黄圈圈里面。”在轻薄的天子那里,那个隐形的城市成了一个色情的能指,是一个密不透风的神秘处所。到老舍这样的本地人那里,这种自足遗风尚存,他的作品中除了少数篇章,绝大部分描写到的北京地理场景都集中在从阜成门到德胜门的西北角,再远一点就是出了城的感觉。而在郁达夫这样的南方人眼中,北京则要宽广得多:“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

其实自清朝开始,宣南一代便是会馆戏园茶馆娼寮林立之处,士子文人雅集多汇聚于此——外地人扩展了北京,也让它在后来成为一个文化上的乡愁。这个封闭与自足的能指在近代中西文化樽俎中主动被动地

“城门开”，因为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所指，北京被提升为总体性的中国文化象征。1937年11月，“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林语堂写了《迷人的北平》一文，北平在他优美从容的文字中被描绘成一个有着博大胸怀的辉煌古都：“它容纳古时和近代，但不曾改变它自己的面目。”北京代表了中国的一切，是东方辉煌栩栩如生的象征。这个统摄性的城市意象显而易见成为一种精神性的怀旧体验。这个前兵营、消费型官僚城市在岁月中面目婉转，却如同年深日久的老照片，被时光腐蚀晕染的容颜影影绰绰，幽灵一样成为语言的浮城，在人们心口胸间盘旋不去。

直到社会主义改造让这个老大帝国的首善之区焕发出新的生机。满怀信心的城市书写者运用人体生理学与城市生理学的换喻，与拆除旧城墙、老城改造的基建规划同步并行的是人本身的改造。1950年老舍完成的三幕话剧《龙须沟》中，程疯子精神病的痊愈与龙须沟清淤拓宽的转变形成了同构，一个疾病的隐喻完美地诠释了“（旧社会）病态——（新社会）健康”的内在逻辑转换。《茶馆》这样的日常生活空间也在国家权威的压力下功能缩减，新旧北京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挽歌的形式送葬老北京的气韵。北京由此也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具有蓬勃活力的平民阶层生产性新城市，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同志们聚集于此，共同开创北京（即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北京不仅从地理意义上，而且从精神空间上扩大了，区别



于“老北京”的“新北 老舍(1899—1966)的《龙须沟》是旧北京的故去和新北京的诞生。